

天空之美

□袁金泉

天空很美。
我哼着歌,把车停到路边停车线内刚下车,就听到天空划过一声鸟鸣。我下意识地抬起头,寻找着那只似乎与我一样有着一路行走一边唱歌习性的鸟。然而,天空中除了一朵朵白云,没看到任何生灵。

我有些失望,不由得继续哼唱着蔡依林的那首《天空》,扬着头努力寻找天空中该有的旋律。

一位刚放晚学的小学生从我身边走过,看我昂着头唱着歌,好奇地问道:“大姐姐,你在看什么呀?”“我在看鸟!”我脱口而出。“鸟?”小学生也抬起头,向天空张望起来。天空什么也没有,只有一朵朵白云在飘荡。

“哇,真的,大姐姐,我看到了,好大的一只鸟呀!”小学生兴奋地叫起来。我惊讶地看着小学生,在我180度的视野里绝对没有一只飞禽。“在哪里?在哪里?”“噢,那不是吗?”顺着小学生的手指,我看到天边有一朵白云在夕阳的光影里,魔幻般地变成一只鸟的形状。

我拿起手机对着天空拍了起来。

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从小学生嘴里冒出一句诗来,“天空真美!”

一个行人也抬起头来向天边张望。“这哪里是鸟?那朵朵白云分明就是我老家草原上奔驰的骏马,故乡呀,总是那样辽阔!”行人忽然感慨起来。“骏马?”我眨眨眼,向天边望去,果然,天边似乎传来马的嘶鸣声,有千万匹白马从天而降。

我想起我心中的白马王子。一个小时前,恋爱了三年他向我求婚了,这让我有点手足无措,既兴奋又紧张,我的心犹如这天空,清朗明澄,又变幻多端、神奇莫测。

凝视

□蓝星

月球距离地球最近的那天
你问我有没有许愿?

我回答
只是凝视,忘了许愿
就像小时候的两小无猜
忘了对未来的憧憬

只要凝视,无需许愿
人到中年的淡定

住在高层

□低眉

终于理解了张爱玲
喜欢住在闹市区
一阵阵道路的声音回环往复
一排排海浪拍打岩石
似乎还能闻到海的味道

我再次拿走手机,拍了起来。
不知怎的,围拢的人越来越多,大家都抬起头看天空。天空一片宁静,人们却喧闹起来。把我的车围成一圈。

“看,天空中有一对情侣在接吻!”一个小伙子叫了起来。“想女朋友了吧?”一位牵着哈士奇狗的中年妇女对小伙子调侃道。“我看那两朵云,倒像我家‘巧克力’在啃骨头,是吧!”说完还摸了摸那只叫“巧克力”的哈士奇狗的头。

我没想到,我偶然的一个抬头,竟吸引了这么多人的围观。天空的云不停地在翻滚、变换,也让我周边的人不停地惊呼。

“变了,变了,快看,像老虎下山!”“我看是一头野牛!”“那不是美国下台总统特朗普嘛!”……大伙七嘴八舌,想象着自己心中的形象。

一位大妈双手合十,对着天空忽然念道:“阿弥陀佛,善哉善哉,观音菩萨显身啦!”

我顺着大妈的目光向天空望去,天空一片碧蓝。几朵白云正向天际飘去。“白云一片去悠悠,青枫浦上不胜愁。”触景生情,我想起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来。今晚,我要与我的白马王子共度良辰。

我举起手机,对着天空按下拍摄键。“你拍什么拍?请让开,不要挡在车前,我要拍车牌上传,收停车费!”一名身穿车辆管理员黄马甲的人走过来。“天空有什么好看的,真是少见多怪!”管理员嘟囔着。

管理员的到来,驱散了看天空的人群。我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心跳,我想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空!蓝天白云不属于收车费的管理人员,在他的眼里,停车场才是他的天空。而我的天空,是流云、飞鸟、夕阳,甚至是飞过四季的彩虹!我再次抬起头,试着寻找美好的感动……

心窗片语



夏日的海边 陈顺源

这些年刻过的那些印章

□杨谔

画室的书架上有两格专门用来放置已刻、未刻的印石,以及印泥、刻刀、毛刷等零碎杂物,十多年了,从未整理过。钤有印花的纸片散乱地躺在印石上面,厚厚的一层。那天早上忽然有些看不下去,想整理一下,边理边看,不觉有些“痴了”。

从两张粘贴有印蜕的稿纸上所标示的时间看,放在这里的最早的一方白文印《冷暖自知》是2005年的作品。那几年,我先是文教辞职去了一家国企,后又从国企出来办了个小厂谋生,风风雨雨,甘苦自知,此印就是“印记”。

这批印章的总数在200方左右。有的是我读书时遇到心仪的句子,便用篆刻的方式记录下当时心动的感觉,如《雨中山果落》《灯下草虫鸣》两印,印文出自王维的《秋夜独坐》。诗句所咏的,正是我向往的场景。

有时创作了书画,想通过闲章进一步丰富内涵,找不到合适的,就现刻,不计较工拙,达意即可,如《不媚》《松窗竹户》《明月入怀》《惜花人》《清凉散》《闲来登山临水》等。

有一张纸上,钤有《最难忘》《静夜思》两印,印旁有两行文字:“印文为梦中所得,一口气连成两印,真难忘也。”“思接千载,最宜静夜。”印面上石花斑驳,印文书体亦篆亦楷亦行,乃急就而成。

又有几方吉语印:《美意延年》《花好月圆》《出入大吉》,刻以自用;也有祝福朋友的,如《建昌长乐无恙》。

绝大部分印是为他人所刻,尤其是为书画家所刻,曾留心过,为书画家们所刻的印,很少被钤用,估计是印的气息与他们的作品不协调之故。

为学生所刻的印共有20多方,他们初涉书道,大多没有印章,我“主动请缨”,为的是让他们的作品上能有一两个红色的印记,显得好看些。

《葛昌永》《岁在庚子》两印,是为湖北书家葛昌永所刻。武汉疫情暴发前他正旅居京华,一时回不去,在京作书无印,遂托人找我刻了寄去。

《满堂花醉三千客》一印是为画家康戎所刻,他原先看中了我的另一方印《荷风满屋》,我舍不得给,就刻此相抵。刻成钤出后,又有些舍不得,但话已出口,

不好收回。精通数学的旧体诗人李卫平同时又是一位篆刻家,先后送了我不少印石,欲换我一印。想到他又热衷于钓鱼,便为他刻《渔翁》一印。兴未尽,用另一种形式又刻了一方同文的印,钤出后请他自选,他选中了我自己欲留的那一方,只好割爱。

《丁金峰》一印是为上海收藏家丁金峰所刻,换到了一箱白酒。有六方独字印,换到了六瓶茅台。受此刺激,那几天我刻印产量颇高。

《思者无垠》是为评论家范钦林所刻,只有像他这样思想有深度的人才想得这样的印文。

《王庄》《王道》《可非》三印是受苏州学者、书家王亚东所嘱,他曾拿了这三方印给沙曼翁先生看,沙老看了后说:“此人路子很正。”《仰望秋岳》《梅花泉子》《呵呵一笑》《以心礼佛》四印是为福建上杭书家邹泉生所刻,他拿到印后不久就升了官。《呵呵一笑》一印当时觉得不甚好,现在看觉有“练得身形似鹤形”“云在青霄水在瓶”的意趣,倘使我复刻之,定不可再得。

翻到《融冰》一印的时候我暗暗吃了一惊。这样的印文我是万万想不出来的。印面甚奇,既有融雪的感觉,又生冰裂的联想。这样的感觉当时究竟是怎么得来的?“融冰”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词?梭罗《瓦尔登湖》中《春天》一章,写湖面融冰的事、情、理极细腻生动:“日出后约一小时,湖面感受到阳光从山头斜射过来的热力,湖里便开始隆隆作响;它伸懒腰,打呵欠,像刚睡醒的人,渐渐变得越来越吵闹了。”心里放不下“融冰”,动手翻以前的记录,才想起来此印是为上海的一位女画家所刻,融冰是她的名字。

还有两张纸上,拓有十多方为福建多位书家刻的印,时间是2008年。那时张继光兄任龙岩市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,是他寄来一大包石料并交下的任务。我与继光兄在1990年之前就开始通信,当时我在一所村小教书,下海后便与他中断了联系。后来我又复归文化,2007年左右,他又联系上了我。

印章刻成寄出后的一天,忽然接到他的电话,他说他们的车正在经过扬州,扬州离南通不远,不知道打回时有没有时间弯道来南通一会……几个月后,忽然在《书法导报》上读到一篇怀念他的文章,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。

玉兰一瓣